



叶紫作品书影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 主 编 李荣胜（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于润琦（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王 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选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叶紫小传

叶紫，中国现代作家。1910年11月15日生于湖南省益阳县，1939年10月5日病逝。原名余昭明，又名余鹤林。

1926年在长沙华中美术学校学习，北伐军攻占武汉后，转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1927年其父、姐姐均遭国民党杀害，只身逃离家乡，四处流浪，感受和目睹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

1928年流落到南京，同年冬，回湖南，在一个军阀队伍里当兵。

1930年初逃离军队来到上海，当过小学教员，报馆编辑。

1932年结识爱国进步文人姚名达及夫人黄心勉，进入其夫妇开办的“女子书店”工作。

1933年1月与陈企露等进步青年创办“无名文艺社”，开始文学创作。同年发表小说《丰收》，以湖南农村为背景，描写了农民的悲惨生活与抗争，受到文艺界的关注与好评。

1933年加入“左联”，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丰收》，被收入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鲁迅为之作序，称收入集中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一时期还写了散文《长江轮上》、《还乡杂记》、《岳阳楼》等。

1935年发表中篇小说《星》，它以农村大革命为背景，塑造了农村妇女梅春感人、真实的形象。

1937年出版第二部小说集《山村一夜》。在“八·一三”的战争炮火中，叶紫贫病交加，回湖南益阳老家养病，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时酝酿构思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1939年10月终被病魔夺去生命，年仅29岁。

他的作品大都描写农民生活和斗争。乡土气息浓烈,语言朴实,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其散文创作以写实见长,独具特色。

目 录

叶紫小传	1
------------	---

短篇小说

丰收.....	3
火	35
电网外	52
乡导	72
杨七公公过年	82
夜哨线.....	102
电车上.....	118
山村一夜.....	122
校长先生.....	144
湖上.....	150

中篇小说

星·····	163
--------	-----

散 文

还乡杂记·····	219
-----------	-----

长江轮上·····	225
-----------	-----

岳阳楼·····	229
----------	-----

古渡头·····	232
----------	-----

流亡·····	237
---------	-----

夜的行进曲·····	244
------------	-----

夜雨飘流的回忆·····	247
--------------	-----

行军散记·····	251
-----------	-----

叶紫主要著作书目·····	261
---------------	-----

短篇小说

丰 收

一

时间是快要到清明节了。天，下着雨，阴沉沉的没有一点晴和的征兆。

云普叔坐在“曹氏家祠”的大门口，还穿着过冬天的那件破旧棉袍；身子微微颤动，像是耐不住这袭人的寒气。他抬头望了一望天，嘴边不知道念了几句什么话，又低了下去。胡须上倒悬着一线一线的涎沫，迎风飘动，刚刚用手抹去，随即又流出了几线来。

“难道再要和去年一样吗？我的天哪！”

他低声地说了这么一句，便回头反望着坐在戏台下的妻子，很迟疑地说着：

“秋儿的娘呀！‘惊蛰一过，棉裤脱落！’现在快清明了，还脱不下袍儿。这，莫非是又要和去年一样吗？”

云普婶没有回答，在忙着给怀中的四喜儿喂奶。

天气也真太使人着急了，立春后一连下了三十多天雨没有停住过，人们都感受着深沉的恐怖。往常都是这样：春分奇冷，一定又是一个大水年岁。

“天啦！要又是一样……”

云普叔又掉头望着天，将手中的一根旱烟管，不住地在石阶上磕动。

“该不会吧！”

云普婶歇了半天功夫，随便地说着，脸还是朝着怀中的孩子。

“怎么会呢？春分过了，还有这样的寒冷！庚午年，甲子年，丙寅年的春天，不都是有这样冷吗？况且，今年的天老爷是要大收入的！”

云普叔反对妻子的那种随便的答复，好像今年的命运，已经早在这儿卜定了一般。关帝爷爷的灵签上曾明白地说过了：今年的人，一定是要死去六七成的！

烙印在云普叔脑筋中的许多痛苦的印象，凑成了那些恐怖的因子。他记得：甲子年他吃过野菜拌山芋，一天只能捞到一顿。乙丑年刚刚好一点，丙寅年又喊

着，人声一片一片地喧嚷奔驰，风刮得呼呼地叫吼。云普叔知道又是外面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变，急急忙忙地叫起了立秋儿，由黑暗中向着锣声的响处飞跑。

路上，云普叔碰到了小二疤子，知道西水和南水一齐暴涨了三丈多，曹家垄四围的堤口，都危险得厉害，锣声是喊动大家去挡堤的。

云普叔吃了一惊，黑夜里陡涨几丈水，是四五十年来少见的怪事。他慌了张，锣声越响越厉害，他的脚步也越加乱了。天黑路滑，跌倒了又爬起来。最后是立秋扶住他跑的，还不到三步，就听到一声天崩地裂的震响，云普叔的脚像弹棉花絮一般战动起来。很快地，如万马奔驰般的浪涛向他们扑来了。立秋急急地背起云普叔返身就逃。刚才回奔到自己的头门口，水已经流到了阶下。

新渡口的堤溃开了三十几丈宽的一个角，曹家垄满垵子的黄金都化成了水。

于是云普叔发了疯。半年辛辛苦苦的希望，一家生命的泉源，都在这一刹那间被水冲毁得干干净净了。他终天地狂呼着：

“天哪！我粒粒的黄金都化成了水！”

现在，云普叔又见到了这样希奇的征兆，他怎么不心急呢？去年五月到现在，他还没有吃饱过一顿干饭。六月初水就退了，垵上的饥民想联合出门去讨米，刚刚走到宁乡就被认作了乱党赶出境来，以后就半步大门都不许出。县城里据说领了三万洋钱的赈款，乡下没有看见发下一颗米花儿。何八爷从省里贩了七十担大豆子回垵济急，云普叔只借到五斗，价钱是六块三，月息四分五。一家有八口人，后来连青草都吃光了，实在不能再挨下去，才跪在何八爷面前加借了三斗豆子。八月里华家堤掘出了观音粉，垵上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跑去挖来吃，云普叔带着立秋挖了两三担回来，吃不到两天，云普爷爷升天了，临走还带去了一个六岁的虎儿。

后来，垵上的饥民都走到死亡线上了，才由何八爷代替饥民向县太爷担保不会变乱党，再三地求了几张护照，分途逃出境来。云普叔一家被送到一个热闹的城里，过了四个月的饥民生活，年底才回家来。这都是去年啦！苦，又有谁能知道呢？

这时候，垵上的人都靠着临时编些斗笠过活。下雨，一天每人能编十只斗笠，就可以捞到两顿稀饭钱。云普叔和立秋剖篾；少普、云普婶和英英日夜不停地赶着编。编呀，尽量地编呀！不编有什么办法呢？只要有命挨到秋收。

春雨一连下了三十多天了，天气又寒冷得这么厉害，满垵上的人，都怀着一种同样恐怖的心境。

“你说：我爹爹叫我来的，多少请玉五叔帮忙一点，过了这一个难关之后，随即就替五叔送还来。”

“唔！……”

月亮刚从树桠里钻出了半边面孔来，一霎儿又被乌云吞没。没有一颗星，四周黑得像一块漆板。

“玉五叔怎样回答你的呢？”

“他没有说多的话。他只说：请你致意你的爹爹，真是对不住得很，昨天我们还是吃的老南瓜。今天，唉！就只有这一点点儿稀饭了！”

“你没有说过我不久就还他吗？”

“说过了的，他还把他的米桶给我看了。空空的！”

“那么，他的女人哩？”

“没有说话，笑着。”

“妈妈的！”云普叔在小桌子上用力地击了一拳。随即愤愤地说道，“大前天我还看见了他买肉吃，妈妈的！今天就说没有米了，鬼才相信他！”

大家都没有声息。云普婶也围了拢来，孩子们都竖着耳朵，听爹爹和哥哥说话。偌大的一所祠堂中，连一颗豆大的灯光都没有。黑暗把大家的心绪，胁迫得一阵一阵地往下沉落……

“那么明天下田又怎么办呢？”

云普婶也非常耽心地问。

“妈妈的，只有大家都饿死！这杂种出外跑了这么大半天，连一颗米花儿都弄不到。”

“叫我又怎么办呢，爹？”

“死！狗人的东西！”

云普叔狠狠地骂了这句之后，心中立刻就后悔起来：“死！”啊，认真地要儿子死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心中只感到一阵阵酸楚，扑扑地不觉掉下两颗老泪！

“妈妈的！”

他顺手摸着了旱烟管儿，返身朝外就走。

“到哪儿去呢，老头子？”

“妈妈的！不出去明天吃土！”

大家用了沉痛的眼光，注视着云普叔的背影，渐渐被黑暗吞蚀。孩子们渐次地和睡魔接吻了，在后房中像猪狗一般地横七竖八地倒着。堂屋中只剩了云普婶

和立秋，在严厉的恐怖中，张大那失去了神光的眼睛，期待着云普叔的好消息回来。心上的弦，已经重重地扣紧了。

深夜，云普叔带着哭丧的脸色跑回来，从背上卸下来一个小小的包袱：

“妈妈的，这是三块六角钱的蚕豆！”

六条视线，一齐投射在这小小的包袱上，发出了几许饥饿的光芒！云普叔的眶儿里，还饱藏着一包满满的眼泪。

三

在田角的决口边，立秋举着无力的锄头，懒洋洋地挥动。田中过多的水，随着锄头的起落，渐渐地由决口溢入池塘。他浑身都觉得酥软，手腕也那样没有力量，往常的勇气，现在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一切都渺茫哟！他怅望着原野。他觉得：现在已经不全是要下死力做功夫的时候了；谁也没有方法能够保证这种工作，会有良好的效果。历年的天灾人祸，把这颗年轻人的心房刺痛得深深的。眼前的一切，太使他感到渺茫了，而他又没有方法能把自己的生活改造，或是跳出这个不幸的圈围。

他拖着锄头，迈步移过了第三条决口，过去的事件，像潮水般地涌上他的心头。每一锄头的落地，都像是打在自家的心上。父亲老了，弟妹还是那么年轻。这四五年来的，家中的末路，已经成为了如何也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出路还是那样的迷茫，他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开拓出这条迷茫的出路。

无意识地，他又想起不久以前上屋癩大哥对他鬼鬼祟祟说的那些话来，现在如果细细地把它回味，真有一些说不出的道理：在这个年头，不靠自己，还有什么人好靠呢？什么人都是穷人的对头，自己不起来干一下子，一辈子也别想出头。而且癩大哥还肯定地说过：不久的世界，一定是我们穷人的！

这样，又使立秋回想到四年前农民会当权的盛况：

“要是再有那样的世界来哟！”

他微笑了。突然地有一条人影从他的身边掠过，使他吃了一惊！回头来看，正是他所系念的上屋癩老大。

“喂！大哥，到哪里去呢？”

“呵！立秋，你们今天也下了田吗？”

“是的，大哥！来，我们谈谈。”

立秋将锄头停住。

“你爹爹呢?”

“在那边挑草皮子，还有少普。”

“你们这几天怎样过门的呀?”

“还不是苦，今天家里已经没有人编斗笠，我们三个都下田了。昨晚，爹爹跑到何八那里求借了一斗豆子回来，才算是把今天下田的一餐弄饱了，要不然……”

“还好还好！何八的豆子还肯借给你们！”

“谁愿意去借他的东西！妈妈的，我爹爹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磕了头！又加了价！……唉！大哥，你们呢？”

“一样地不能过门啊！”

沉静了一刹那。癞大哥又恢复了他那种经常微笑的面容，向立秋点头了一下：

“晚上我们再谈吧，立秋！”

“好的。”

癞大哥匆匆走后，立秋的锄头，仍旧不住地在田边挥动，一条决口又一条决口。太阳高高地悬在当空，像是告诉着人们已经到了正午。大半年来不曾听见过的歌声，又悠扬地交响着。人们都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很少的屋顶上，能有缕缕的炊烟冒出。

云普叔浑身都发痛了，虽然昨天只挑了二三十担草皮子。肩和两腿的骨髓中间，像着了无数的针刺，几乎终夜都不能安眠。天亮爬起来，走路还是一阵阵地酸软。然而，他还是镇静着，尽量地在装着没事的样子，生怕儿子们看见了气馁！

“到底老了啊！”他暗自地伤心着。

立秋从里面捧出两碗仅有的豆子来摆在桌子上，香气把云普叔的口水都馋得欲流出来。三个人平均分配，一个只吃了上半碗，味道却比平常的特别好吃。半碗，究竟不知道塞在肚皮里的哪一个角角儿。

勉强跑到田中去挣扎了一会，浑身就像驮着千斤闸一般地不能动弹。连一柄锄头，一张耜，都提不起来了，眼睛时时欲发昏，世界也像要天旋地转了一样。兜了三个圈子，终于被肚子驱逐回来。

“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呢？”

“妈妈呀！我不要一个人吃饱饭！”

“我明天就要转来的呀！”

“……”

生活暂时地维持下来了，十九块钱，只能买到两担多一点谷，五个人，可够六七十天的吃用。新的出路，还是欲靠父子们自己努力地开拓出来。

清明跑种期只差三天了，垄上都没有一家人家有种谷，何八爷特为这件事亲自到县库里去找太爷商量。不及时下种，秋季便没有收成。

大家都伫望着何八爷的好消息，不过这是不会失望的，因为年年都借到了。县太爷自己也明白：“官出于民，民出于土！”种子不设法，一年到了头大家都捞不着好处的。所以何八爷一说就很快地答应下来了。发一千担种谷给曹家垄，由何八爷总管。

“妈妈的，种谷十一块钱一担，还要四分利，这完全是何八这狗杂种的盘剥！”

每个人都是这样地愤骂，每个都在何八爷庄上挑出谷子来。

生活和工作，加紧地向这农村中捶击起来。人们都在拼命地挣扎，因为他们已将一切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伟大的秋收。

四

插好田，刚刚扯好二头草，天老爷又要和穷人们作对。一连十多天不见一点麻麻雨，太阳悬在空中，像一团烈火一样。田里没有水了，仅仅只泥土有些湿润的。

卖了女儿，借了种谷，好不容易才把田插好，云普叔这时候已经忙碌得透不过气来，肥料还没有着落，天又不肯下雨了，实在急人！假如真的要闹天干的话，还得及早准备一下哩！

他吩咐立秋到戏台上把车叶子取下，修修好。再过三天没有雨，不车水是不可能的事啊！

人们心中都祈祷着：天老爷啊，请你老人家可怜我们降一点儿雨沫吧！

一天，两天，天老爷的心肠也真硬！人们的祈祷，他竟假装没有听见，仍旧是万里无云。火样的太阳，将宇宙的存在都逗引得发了暴躁。什么东西，在这个时候，也都现出了由于热而枯萎的象征。田中的泥土干涸了，很多的已经绽破了

功夫车下来的水，仅仅只够维持到一天禾苗的生命。立秋算是最能得力的人了，他没有感到过父亲和弟弟那般的苦痛。然而，他总是懒懒地不肯十分努力做功夫，好像车水种田，并不是他现在应做的事情一样。常常不在家，有什么事情要到处去寻找。因此使云普叔加倍地恼恨着：“这是一个懒精！忤逆不孝的杂种！”

月亮从树尖上涌出来，在黑暗的世界中散布了一片银灰色的光亮。夜晚并没有白天那般炎热，田野中时常有微风吹动。外面很少有纳凉的闲人，除了妇人和几个孩子。

人们都趁着这个风清月白的夜晚来加紧他们的工作。四面水车的声音，杂和着动人的歌曲，很清晰的可以送入到人们的耳鼓中来。夏夜是太适宜于农人们的工作了，没有白昼的嚣张、炎热、喧扰……

云普叔又因为寻不着立秋，暴躁得像一条发了狂的蛮牛一样。吃晚饭时曾好好地嘱咐他过，今夜天气很好，一定要做做夜工，才许再跑到外面去。谁知一转眼就不看见人，真把云普叔的肚皮都气破了。近来常有一些人跑来对云普叔说：立秋这个孩子变坏了，不知道他天天跑出去，和癞老大他们这班人弄做一起干些什么勾当。个个都劝他严厉地管束一下，以免弄出大事。云普叔听了，几回硬恨不得把牙门都咬碎下来。现在，他越想越暴躁，从上村叫到下村，连立秋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他回头吩咐少普先到水车上去等着他，假如寻不到的话，光老小两个也是要车几线水上田的。于是他重新地把牙根咬紧，准备去和这不孝的东西拼一拼老性命。

又兜了三四个大圈子还没有寻到，只好气愤愤地走回来。远远地，忽然听到自己的水车声音响了，急忙赶上去，车上坐的不正是立秋和少普吗？他愤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半晌，才下死劲地骂道：

“你这狗入的杂种！这会子到哪里收尸去了？”

“噫！我不是好好地坐在这里车水吗？”立秋很庄严地回答着。

“妈妈的！”

云普叔用力地钉了他一眼，随即自己也爬上来，踏上了轮子。

月亮由树尖升到了树顶，渐渐地向西方泻落！田野中也慢慢地慢慢地沉静了下来。

东方已经浮上了鱼肚色的白云，几颗疏散的星儿，还在天空中挤眉弄眼地闪动。雄鸡啼过两次了，云普叔从黑暗里爬起来，望望还没有天亮，悠长地舒了一口冷气。日夜的辛劳，真使他有些感到支持不住了。周身的筋骨，常常在梦中隐

“兰溪小河口吗?”

“该死! 一个也活不成!”

“天啦! 你老人家真正要把我们活活地弄死吗? ……”

“关帝爷爷呀! 今年要再和去年一样……”

南水涨了, 西水受着南水的胁迫, 立即开始了强烈的反攻, 双方冲突的结果, 是不断的向上膨胀!

锣声响得紧! 人们心中还没有弥缝的创口, 又重新地被这痛心的锣锤儿敲得四分五裂, 连孩子妇人都跑到堤边去用手捧着一合一合的泥土向堤上堆。老年人和云普叔一道的, 多数已经跪下来了:

“天哪!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 今年的大水实在再来不得了啊!”

“盖天古佛! 你老人家保过了这场水灾, 准还你十本大戏! ……”

“天收人啦!”

“……”

经过了兩日夜拼命的挣扎, 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暴出了红筋。身体像弹熟了的软棉花一样, 随处倒落。西水毕竟是过渡了汹涌的时期, 经不起南水的一阵反攻, 便一泻千里地崩溃下去了! 于是南水趁势地顺流下来, 一些儿没有阻碍。

水退了!

千万颗悬挂在半空中的心, 随着洪水的退落而放下。每个人都张开了口, 吐出了一股恶气。提起锄头被絮, 拖着软棉花似的身子, 各自地踏上了归途。脸上, 都挂上着一丝胜利的微笑。

“喂! 癞大哥, 夜里到我这里来谈天啊!”

立秋在十字路上岔岔时对癞老大说。

六

生活和工作, 双管齐下地夹攻着这整个的农村。当禾苞标出线来时, 差不多每个农民都在拼着他们的性命。过了这严重的一二十天, 他们便全能得救!

家中虽然没有一粒米了, 然而云普叔的脸上却浮上着满面的笑容。他放心了, 经过了这两次巨大的风波, 收成已经有了九成把握。禾苗肥大, 标线结实, 是十多年来所罕见的好, 穗子都有那样长了。眼前的世界, 所开展在云普叔面前的尽是欢喜, 尽是巨大的希望。